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喻林卷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蕭　準

喻林卷十二　　　　明　徐元太　撰

人事門十

應物

初六咸其拇彖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易咸）

九五咸其脢无悔（易咸）

脢者心之上口之下王輔嗣以四爲心神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明其淺於心神

厚於言語 周易正義咸

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 梁書王僧孺傳

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荀子君道

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 淮南子詮言訓

靣慙曰戁心慙曰恧體慙曰逡 小爾雅廣義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

不得不殊 郭子註莊秋水

夫晝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

物不冥矣 郭子註莊人間世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此虎之所以媚於養已也 郭子註莊人間世

占掂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都無懷則物來皆應也 郭子註莊知北遊

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顏氏家訓省事

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 李善註文選劉

孝標廣絕交論

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世說新語言語

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世說新語言語

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意林范子

字說曰應從心從鴈心之應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鴈之應物人或使之能疾而已不行不至埤雅品物門鷹

申子曰豈不知鏡設精無為而美惡自備矣初學記器用部鏡

玄珠雖朗離人莫映初學記居處部堂

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聖之智感而遂通 道德經註疏卷三

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境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爲物先 道德經註疏卷五

譬如鳴鍾懸在虛空若无扣擊聲理恒存以何因緣聲理恒存以應扣故若有扣者大則大聲中則中聲小則小聲而此鍾中聲體不異各隨其扣發響不同聖人亦爾湛然之理等一不異隨物應形萬種差別 海空智藏經治相品

譬如大海流澍無極任人取用隨其灌溉有智之人深

鑿溝渠以導其流則澆灌無極愚癡之人執持漏巵詣於河海隨漏獲潤甚少或有盲人都不見海無所受潤 玉清經慈悲方使品

譬如虛空無不受持亦非摠持亦無無不持 普起三昧經卷二

譬如若稱隨其輕重或上或下 修行道地經五陰成敗品

在用如水分千月爲體若鏡鑒萬形 辨正論卷二

考僞

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維有薪維有蒸薪蒸在林

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人而非賢也毛詩正義

正月

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利口辨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鄉原惑衆似有德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趙氏註孟盡心下

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爾雅釋草疏

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

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
草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
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
藏之愈固守之彌謹後漢書應奉傳註
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可以鑒謂
之夜光述異記上
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
無所竄荀子正名篇

今劍或絶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巨室爭鼓之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𠛬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淮南子修務訓

色厲而内荏亂真者也文表而衆裏亂實者也鹽鐵論利議

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揚子孝至篇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夫欲讎偽者必假真　揚子重黎

椴茱萸也佀椒而非以喻子椒佀賢而非賢也　王逸註楚辭離騷經

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　王充論衡本性篇

海外西南有珠樹馬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　王充論衡說日篇

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盤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王充論衡亂龍篇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羊王充論衡是應篇

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王充論衡藝增篇

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

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

徐幹中論考僞

誇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若亾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内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内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

以盧醫不能别而遘之者不能攻也徐幹中論考偽

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揚子法言註重黎篇

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僞名考實則窮揚子法言註吾子篇

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土之人李善註文選西京賦

玉爲玄真潔白如豬膏叩之鳴者是真也其比類甚多

相似宜精别之所以燕石入笥卞氏長號也本草玉屑卷二

鳩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質違表是裏非意林周生烈子

桓靈諺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蠅太平御覽人事部諺下

日給之華與柰相似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虛僞之初與真實相似也虛僞敗而真實成太平御覽果部柰

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太平御覽果部菱

蓋土龍不可以升天石人不任爲亭長容貌雖似蹄足難奬（初學記地部石註）

琅玕石似珠也碔砆石似玉也（初學記地部石）

素氷象玉難可磨蕩結土成龍遭雨則傷（初學記地冰註）

譬如儛師於大衆中化作城郭象馬車乘作諸瓔珞嚴身之具城邑聚落山林樹木泉池河水於彼衆中有諸衆生无有智慧覩見之時悉以爲實其中智人知其虛誑以幻力故惑人眼目（海空智藏經問病品）

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天池浴乘船遊戲失璃琉寶珠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覔是寶競捉瓦石草木沙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真元陽妙經

卷十

刼初之時有建木鄉人入於山南街賣真珠時有山東商人姓頗羅墮名曰滿願出庫百金買得一珠圓明曜掌大徑一寸囊肘自隨不令他見數旬之間忽有山南一人名曰雷詰偽賣魚目滿願西隣壽量之家亦出百金

買得魚目亦以懐藏不令他見却後六年二家惡疾祈得明師來療此病和合藥分須好真珠爾時二人各出真珠以閲明師師遥見之懸知後人買得魚目師即語言此非真珠壽量狐疑恐師行誑請師水之浸經一宿合踸腥臭真珠入水彌益光明九日出之引長六寸滿願服之所苦立愈玉清經法印品

譬如幻師幻作種種象軍馬軍車軍步軍及牛羊等經須臾頃忽然不現波羅蜜多經三百九十九

如工幻師執持少物於衆人前幻作種種異類色相或復幻作男女大小或復幻作象馬牛羊駞驢雞等種種禽獸或復幻作城邑聚落園林池沼種種莊嚴甚可愛樂或復幻作衣服飲食房舍卧具花香瓔珞種種珍寶財穀庫藏或復幻作無量種類伎樂俳優令無量人歡娛受樂 波羅蜜多經四百七十二

譬如通生稲苗以不熟故名爲通生以無實故風所吹去無堅重力似稲非稲 大寶積經卷一百一十三

如野狐鳴而云師子吼色雖相似實非師子大方等大集經十九

譬如鸗麥在麥田中芽莖枝葉與麥相似穢雜淨麥乃至彼草其穗未出是時農夫應權捨置穗既出已是時農夫恐穢淨麥并根剪拔棄於田外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三

譬如有驢被師子皮而便自謂以爲師子有人遥見謂真師子及至鳴已皆識是驢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七

譬如貧人號名大富但得富名無所有也佛遺日摩尼寶經推六

如欲食輿蕖應當取真實捨真實虛僞自他無利益鴦崛

摩羅經卷二

譬如驢隨羣牛而行而作是念我作牛聲然其彼形亦不似牛色亦不似聲出不似隨大羣牛謂已是牛而作牛鳴而去牛實遠雜阿含經卷二十九

猶如驢入羣牛之中而自稱曰我亦是牛我亦是牛然觀其兩耳復不似牛角亦不似尾亦不似音聲各異爾時羣牛或以角觝者或以脚蹋者或以口嚙者增壹阿含經卷七

譬如幻師出意爲化愚人愛戀貪而無厭幻主觀化無染無著所以者何僞而非真中本起經轉法輪品

譬如羣牛志性調良所至到處擇軟草食飲清涼水時有一驢便作是念我今亦可斅彼擇軟草食飲清涼水時彼驢入羣牛中前脚跑土觸嬈彼羣牛亦斅羣牛鳴吼然不能改其聲彼羣牛以角觝殺而捨之去佛說羣牛譬經

當八

如師子皮被驢雖形似師子而心是驢衆經撰雜譬喻經

譬如小兒聚土爲臺殿城郭閭里宮舍或名米或名爲麵愛著守護日暮將歸其心捨離蹹壞散滅大智度論三十一

如見黃色爲金相而内是銅火燒石磨知非金性大智度論三十一

譬如僞金火燒磨打若黑若赤若白乃知非真大智度論卷七十三

如似破碎鐵間錯於真金大莊嚴經論卷第八偈

譬如薝蔔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頂出是香大莊嚴經

論卷十五

何者世法浮僞喻如驢乳出世真實喻如牛乳然而驢乳爲不能出酥縱強抨之還即成尿所以然者勢分絶也牛乳酥酪乃至醍醐轉抨轉淨唯香唯美五種具足八味甘濃辨正論卷二

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蛇床與蘼蕪類質達芳者辨其容苟蒟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辨正論卷六

棄實瓠者以非罷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虚僞也辨正論卷六

夫真僞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僞辨正論卷六

防詐

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令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夫狐卑體而雉

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越絕請糴內傳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

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戰國策楚懷王

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戰國策燕昭王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訑者耳戰國策燕昭王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神異經

易稱即鹿無虞謗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後漢書何進列傳

猶矔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魏志劉放傳註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

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韓非子說林上

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淮南子齊俗訓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說苑貴德

言與心詭西行東望焦氏易林未濟之家人

若狐之搏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擒之呂氏春秋決勝解

齊人謂齊王曰河伯水神也王不識與之遇乎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於大水之上而與王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也太平御覽神鬼部神下

雪山之中有一惡獸名爲能害變詐百千以取諸獸殺之而食若見牝鹿有子從者便爲子聲悲鳴相呼若見

壯鹿便現有角與其相似而往親附彼無驚懼殺而食之見牛馬等種種諸獸悉同彼形而肆其惡大乘寶嚴經卷下

如誘小兒呼之至前來取手物而噉食之小兒來至一一擘指而無所得脩行道地經勸意品

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蹋殺羣梟噉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羣烏開穿其腹亦復噉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時羣烏中有一智烏語羣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

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爲所敗衆
烏答言如汝所說當作何方得滅讐賊智烏答言爾等
衆烏但龕啄我拔我毛羽啄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
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梟聞聲已
便出問言爾今何故破傷頭腦毛羽毀落來至我所悲
聲極苦欲何所説烏語梟言衆烏讐我不得生活故來
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欲存養畜衆梟皆言此是怨
家不可親近何緣養畜以長怨敵時梟答言今以困苦

來見投造一身孤單竟何能爲遂便畜養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詐歡喜㣲作方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荅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荅而烏於是即求守穴詐給使令用報恩養時會暴雪寒氣猛盛衆梟率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牛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雜寶藏經卷八

譬如怨家初詐親附久則生害百論卷上守八

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辨正論卷六

畏讒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詩國風將仲子

防有鵲巢卬有旨苕音條叶徒刀反誰侜音周予美心焉忉忉音刀

中唐有甓卬有旨鷊音逆誰侜予美心焉惕惕詩國風防有鵲巢

相彼投兎尚或先去聲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詩小雅小弁

雨去聲雪瀌瀌音標見晛音現曰消莫肯下去聲遺式居婁音慮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詩小雅角弓

揚之水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詩說鄘

防有鵲巢泄治被讒內子憂之而作詩說陳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詩說小正傳

采葛懼讒也毛詩采葛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毛詩采苓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毛詩巷伯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毛詩防有鵲巢

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鄭氏箋詩巷伯

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鄭氏箋詩巷伯

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鄭氏

箋詩青蠅

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諸過而搆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已罪也毛詩正義巷伯

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畒丘而後至於楊園也以興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毁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毛詩正義巷伯

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寛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

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𡟎疑爲始乎其又搆之更增而共爲終乎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𡟎又搆之而爲終故也毛詩正義巷伯

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内侮而雖鬩不敗國語周襄王

雖蝎譖焉避之蝎木蠧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國語解晉一狐突諫申生

龎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龎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戰國策魏惠王

蘓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

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臣爲鐵銛者乎 戰國策 趙肅侯

甘茂對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

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戰國策秦武

叚産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戰國策秦昭襄王

莊曰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

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内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畀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戰國策秦昭襄王

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前漢書楊惲傳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前漢書景十三王傳

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後漢書黄瓊傳

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後漢書楊璇傳

衆喣飄山當為灰土後漢書馮衍傳註

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後漢書馮衍傳註

巧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

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 魏書陽尼從弟固傳

良田敗於邪徑黄金鑠於衆口 北史魏長賢傳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僞棄正妻

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公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口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　韓非子和氏

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韓詩外傳

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烟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晩也詩曰聽言則對讒言則退庸得進乎新序雜事五

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風俗通正失

疋居楚烏遇讒無辜久散離憂焦氏易林大有之比

言我恐鶗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諭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王逸註楚辭離騷經

言以令鴆爲媒其心讒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雄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王逸註楚辭離騷經

言飛烏走獸羣鳴相呼則芳草合其莖葉芬芳以不暢也以言讒人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

本志也 王逸註楚辭九章

言飄風動摇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讒人亦别離忠直使得辠過也 王逸註楚辭九章

言人九折臂更歴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病吾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爲忠直之害也 王逸註楚辭九章

言衆口所論萬人所言金性堅剛尚爲銷鑠以喻讒言多使君亂惑也 王逸註楚辭九章

言已欲竭忠謀讒邪壅塞而不得達若臨江河無橋梁

以濟也　王逸註楚辭哀時命

言風揄揚水流隕往觸鋭利之石使之危殆以言讒人亦揚已過使得辠罰也　王逸註楚辭九歎

言仁人聮結蕙芷芬香之草服之於身過鮑魚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已積累忠信爲讒人所毁失其忠名也　王逸註楚辭七諫

辨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辨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

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猶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王充論衡言毒篇

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鯸鮍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王充論衡言毒篇

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爲之握爪是

以四國流言公旦而不能遏謗者盈路子産而無以塞抱朴子外篇

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竒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抱朴子外篇嘉遯

審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陶靖節集賦

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於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代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譽者寂寞而譏者諠譁是以洗垢求痕吹毛覓瑕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寸至尺墨子所以泣素絲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為青黄迴成左右也劉子傷讒

鳥之曲頸鉗距者羽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脣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諂者人共畏之劉子傷讒

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前漢書註鄒陽傳

絲淚毀金骨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爲之傷毁也李善註文選鮑明遠有所思詩

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文選陸士衡塘上行

樂羊伐中山歸有責功之色魏文侯以謗書兩篋示之樂羊北面再拜曰一寸之書亦止何須兩篋意林呂氏春秋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楚辭離騷經

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饑之虎平皋之蟻能摧失水之龍文苑英華庾信連珠

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而汚白事類賦什物部硯註

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中徐

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舉脚而徐步音聲極柔軟欺誑於世間誰不知諂誑鸜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荅言我知汝諂誑終不親善汝法苑珠林卷五十四

古昔有兩惡獸爲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博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能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鬭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即往善牙師子所言善博虎有語我生

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善牙問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巳便往善博虎言善牙有語我今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博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善博問汝以何事得知荅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向善博虎而說偈曰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善牙不如我善博說是耶自念必是野干鬬亂我等善博虎亦說偈荅善牙師子即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爲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况復於人爲人所破心能不惱法苑珠林卷七十六

喻林卷十二

喻林卷十三

明 徐元太 撰

人事門十一

見忌

江有汜音祀之子歸不我以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

江有沱音跎之子歸不我過音戈 詩國風江有汜

在人之右衆必害之 前漢書霍光傳

芳蘭既茂内懷憎惡 宋書武帝中本紀

大鵰始欲舉燕雀何啾唧 北史王憲曾孫王晞傳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荀子君道

夫貴者即賤者惡之富者即貧者惡之智者即愚者惡之 韓詩外傳

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智之士闒茸之所惡也 鹽鐵論非鞅

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

行邪枉所憎也 說苑尊賢

東壁餘光數暗不明主母嫉妒亂我業事 焦氏易林譏之也

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 潛夫論賢難

言己欲如雄鳩進其耿耿小節之誠信讒人尚復分隔蔽而障之況有鸞鳳之志當獲譖毀固其宜也 王逸註楚辭九歎

言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何則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爲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 王逸註楚辭九章

言犬羣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羣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羣而謗也 王逸註楚辭九章

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絶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 王充論衡累害篇

紘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専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王充論衡累害篇

動百行作萬事嫉妒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蠭蠆之黨啄螫懷操王充論衡累害篇

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王充論衡自紀篇

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抱朴子外篇擢才

精鈍外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

以淮陰顯擢而庸隷悒懊以疾其超武安功髙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抱朴子外篇博喻

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讐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妒生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艶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抱朴子外篇博喻

般旋之儀見憎於祼裾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讐髙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抱朴子外篇廣譬

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抱朴子外篇廣譬

讒嫉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妒才智之在已前惎富貴之在其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吞決之情深則萋斐之辭作故揚蛾眉者為醜女之所妒行貞潔者為讒邪之所嫉劉子傷讒

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文選屈原離騷經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謨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

兮讒妒入以自代補文選屈原惜往日

揚蛾眉而見妬兮固醜女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廣文選劉子駿遂初賦

夫有高人之行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明見怨於人意林商君

懐蘭茝之芬芳兮妒被離而折之楚辭劉向怨思

葢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炤物而以絶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陽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才藝文類聚雜文部連珠

醜婦以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 太平御覽羽族部鳳

戒疑

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似欲行之人非於道徃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異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毛詩正義小旻

進謝羣龍自躍於千里退懷首鼠恒持於百心 陳書留異傳

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

魏志袁紹傳註

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北史王憲曾孫王晞傳

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子華子北宮子仕

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子華子北宮子仕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扫其

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列子說符

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荀子君道篇

以束薪爲鬼以火烟爲氣以束薪爲鬼朅而走以火烟爲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淮南子說山訓

慮除善疑難爲攻醫焦氏易林艮之夬

上九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太玄經第五疑

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文中子立命

猶如麏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其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敢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决者稱猶豫焉前漢書註高后紀

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

來迎候故云猶豫也 前漢書註高后紀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意林尸子

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 藝文類聚刑法部刑法賦

其心數轉如秤乍低乍仰 大明度無極經潛入

譬如羯羊鬬將前而更却汝爲欲持戒其事亦如是 法苑珠林卷二十二

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於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遥見

風吹大樹枝柯動揺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夫婦二人向蒲桃酒瓮内欲取酒夫婦兩人乍見人影二人相妒謂瓮内藏人二人相打生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瓮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法苑珠林卷五十三

戒泥

譬猶修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宫商之乖調宋書袁湛傳

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宋書顔愷之傳

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宋書夷蠻天竺傳

容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鵾鵬高飛梁書任昉傳

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陳書傅縡傳

夫脅視者以黃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

識者不以爲頽黄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亢倉子全道篇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關尹子九藥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莊子天運
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莊子田子方
右移於左則物一而變爲異類如鯤化爲鵬忠變爲逆

存亡靡定禍福不居 公孫龍子通變論註

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荀子天倫

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

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

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呂氏春秋察今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

劍之所從隆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呂氏春秋察今

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冥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

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霞亦明
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
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
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其不能爲
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
不若得伯樂之數 淮南子齊俗訓
今之修干戚而笑钁插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
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 淮南子齊俗訓

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而調瑟也淮南子齊俗訓

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淮南子說山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淮南子說林訓

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淮南子說林訓

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鹽鐵論遵道

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論道術之外也鹽鐵論遵道

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鹽鐵論利議

趙王遺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遺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

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說苑善說

愚人有學遠射者參天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天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說苑雜言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揚子

先知

藥生非一地太白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温

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王充論衡言毒篇

本末皆弱棟已橈矣而守其常則是危而弗扶凶之道也周易畧例卦畧

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温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抱朴子外篇喻蔽

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也抱朴子外篇逸民

夫蛣蜣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郭子註莊齊物論

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不返哉郭子註莊馬蹄

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也郭子註莊徐無鬼

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爲物所激或旱或遠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李善註文選鵩賦

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狂矣（文選揚子雲解嘲）

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藝文類聚帝王部齊武帝議）

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廣文選阮嗣宗大人先生傳）

是識春香之爲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藝文類聚人部隱逸下弔）

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藝文類聚人部朝戲）

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藝文類聚人部質文論

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期年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太平御覽獸部馬五

水生於石未有居石而溺火生於木未有抱木而燋太平御覽木部木上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其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

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顙趺目但蹄不如累麴爾伯樂笑曰此馬好跳踯不堪御也坪雅品物門馬

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人之域於一方何以異此坪雅卉物門藍

徒知巳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何氏語林文學弘明集

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哉何氏語林文學弘明集

但聞嘈嘈在耳逈曰不聾不知聲相即空與聾何異道德

世有言曰干羽不足以釋圍鄉飲不足以息戰此事理之當然者也玉皇本行集經

猶如瞎牛食草偏逐所見長阿含經卷八

譬如士夫膠著於手以執樹枝手即著樹不能得離所以者何膠著手故雜阿含經卷十八

譬如四輩鼠一者屋間鼠二者家中鼠三者野田鼠四者圊溷中鼠屋間鼠不能居平地平地鼠不能居室間野田中鼠不能居人家人家鼠不能居野田圊溷中鼠

不能出圊溷中不知倉中饒穀故也佛說四諦經擯八

譬如鐵丸亦有輕重軟硬之異其鐵熱時體輕而軟其鐵冷後體重而硬大正句王經上

昔有一人聘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淋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百喻經卷下

昔摩羅國有一刹利得病極重必知定死誡勅二子我

死之後善分財物二子隨教於其死後分作二分兄言弟分不平爾時有一野老人言教汝分物使得平等現所有物破作二分云何破之所謂衣裳中割作二分盤瓶亦復中破作二分所有瓮坻亦破作二分錢亦破作二分如是一切所有財物盡皆破之而作二分如是分物人所嗤笑百喻經卷下

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鄉無絺綌之禮日南絶㫋裘之律弘明集十二

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徧著分心則辭義舛惑弘明集難夷夏論

何詎怏怏執呂以毁律弘明集釋何衡陽達性論

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啾藜藿長餐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戒巧

巧爲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毛詩正義巧言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韓非子外儲說左

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辨不若無辨周鼎著倕而齕

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呂氏春秋離謂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徳愈薄矣淮南子本經訓

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淮南子詮言訓

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鼎使自齕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呂氏春秋離謂解

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昫

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令之學蜘蛛之類也王充論衡別通篇
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吁而號神有先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山海經南山經圖讃
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倕也郭子註莊天下
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

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郭子註莊胠篋

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治也揉曲爲直厲鶩習驥郭子註莊馬蹄

司馬云工巧而商賈起莊子音義德充符

道德不爲智巧故能陶冶天地造化陰陽而天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爲知巧故能含吐變化殺生羣類而萬物

不能逃也道德經指歸卷九

嬰兒以不知益髙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愚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影也無爲遂事之聲也遂事無爲之響也智巧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網也道德經指歸卷十二

色欲

何彼穠矣音濃唐棣音第之華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詩國風何彼穠矣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爰采麥

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

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詩國風桑中

手如柔荑音啼膚如凝脂領如蝤音囚蠐音齊齒如瓠音互犀螓音秦

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叶匹見反兮詩國風碩人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

叶於良反詩國風有女同車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詩國風出其東門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音瘥詩小雅都

人士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 毛詩桑中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毛詩鶉之奔奔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毛詩蝃蝀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毛詩月出

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鄭氏箋詩葛覃

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爲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爲淫亂之主鄭氏箋詩桑中

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鄭氏箋詩東門

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毛詩正義葛覃

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

大其言語以怡悦婦人毛詩正義雄雉

人欲采唐菜於何采唐菜乎必之沬之鄉矣以與人欲淫亂者於何處淫亂乎必之衛之都言沬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毛詩正義桑中

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毛詩正義鶉之奔奔

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毛詩

正義 氓六

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 毛詩正義 氓六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 禮記坊記

夫爲寄豭殺之無罪 史記秦始皇本紀

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羣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 後漢書邊讓傳

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緑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似

鸞飛於天漢後漢書邊讓傳

目傾心惑夏姬在側申公顛倒巫臣亂國焦氏易林隨之履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太玄經第五沈

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於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慭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天祿閣外史愛憎

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李善註文選陸士龍為彦先贈婦詩

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恱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藝文類聚

人部言志

煌煌曄曄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藝文類聚靈異部神賦

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如日月舒其光藝文類聚靈異部神賦

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藝文類聚靈異部神賦

曄乎如華溫乎如瑩藝文類聚靈異部神賦

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藝文類聚靈異部神賦

望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藝文類聚靈異部神賦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緑波藝文類聚靈異部神賦

其在近也若神龍彩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掃漢見織女太平御覽人事部美婦人

衆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饑人享大牢之饌悅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道德經註疏卷二

恣則裂身之車淫爲破年之斧漢武帝内傳

且淫欲煩恣如飲鹹水多飲多渴唯死而已何有厭足靈寶通微經

色欲劇於渴小忍差可度何爲進鹹水水鹹益渴固子能善解渴當飲天甘露甘露香且薰通體皆流布靈寶通微經

愚癡嬰兒爲欲所盲爲欲所繫爲欲所使爲欲所迷恒

順欲心而為僮僕常隨欲轉如犢逐母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七

被諸女色昏醉其心猶如嬰孩無有自性亦如素衣易受染色為欲所溺不能得出如糞中蟲樂著糞處如獥獒豬不淨嚴身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七

如執利刀自害其身䕶婆呼童子經卷下

見諸妙色則發過去愛欲之心譬如濕地雨易成泥本緣經龍品

譬如畫師作婦女像還自愛著三昧法門經卷上

如毛繩縳人斷膚截骨大智度論卷五

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是猶易開女鏁繋人染固根深無智沒之難可得脫衆病之中女病最重大智度論卷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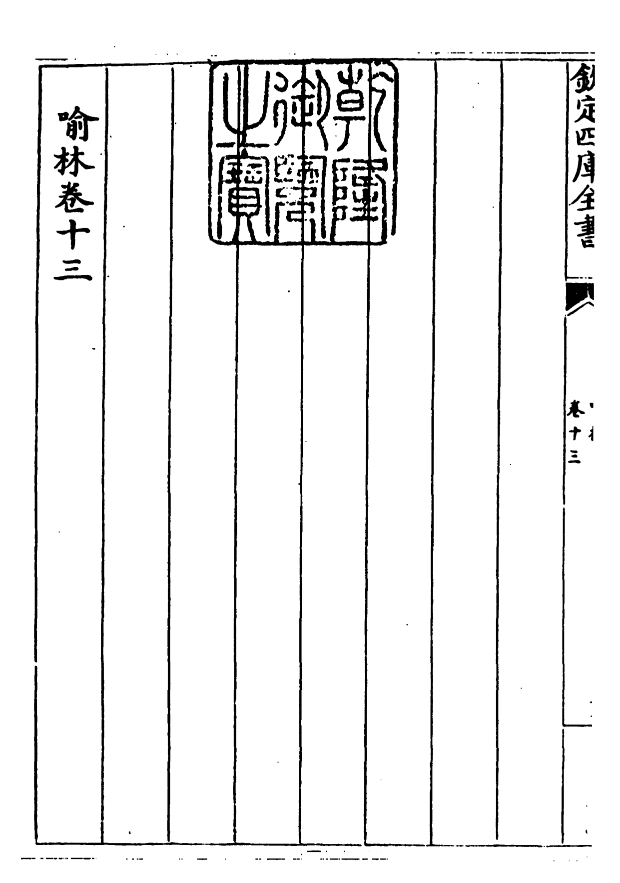
執劍向敵是猶可勝女賊害人是不可禁蚖虵含毒猶可手捉女情惑人是不可觸大智度論卷十四

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遥見牸象欲心熾盛

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走不避岨嶮時調象師種種鉤斵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逐於狩象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爲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斵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大莊嚴經論卷九

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法苑珠林卷七十五

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尠得出者譬如高羅羣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刳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法苑珠林卷七十五



喻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喻林卷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蕭準

喻林卷十四

明 徐元太 撰

人事門十二

重生

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禮記哀公問

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北史羊祉烈傳

所貴乎嗜粱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

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子華子陽城胥渠問

禽子問於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去語孟孫揚孟孫揚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揚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揚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

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楊朱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莊子德充符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

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愽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駢拇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莊子讓王

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墨子

貴義

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呂氏春秋本生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

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者呂氏春秋重已

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則王

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輒輟行呂氏春秋應言

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狥利則亦不知所為也韓魏相與爭侵地昭釐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呂氏春秋審為

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

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 淮南子精神訓

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羮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淮南子精神訓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淮南子繆稱訓

剝牛皮鞟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淮南子説山訓

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

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說苑貴德

屠犀為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於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鼠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雞鶩之禍抱朴子外篇博喻

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郭子註莊人間世

年長心勞無愛樂之志是猶羊肉不慕蟻也莊子音義徐無鬼

黿祝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緑衣文選秋興賦

今人用其身也若費之然故曰不足若用之於善則與天地相槩藝文類聚木部桂

桐生叢谷裏根孤地寒隂未霜葉已肅不風條自吟不願見彫斵爲君堂上琴藝文類聚木部桐詩

且劌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髪自重千鈞不以貫盜明矣文苑英華徐陵遷謔上書

死王樂生鼠雖爲帝王死不及生鼠太平御覽獸部鼠

君不見夫效祀之牛衣之以朱綵食之以禾粟非不樂也及其用時鼎鑊在前刀俎列後當此之時雖欲還就孤犢寧可得乎 太平御覽樂部歌二

夫德之在人猶父母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瓦鉛也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隣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瓦鉛也 道德經指歸卷十

譬如重病之人不擇良日時節吉凶唯求良醫 元陽妙經卷七

悼菌蟪之危促羨靈椿兮未央雖鵬鷃之異類託逍遥乎一方 華陽陶隱居集

如壘仰之高峰觸之則散再擊則破 金庭無爲妙經

猶如護一目愛惜不令傷 大乘妙林經偈

譬如金師有持百金來授其手語言此物王遣付汝令造種種妙莊嚴具宜急用意一月使成如期不成或復麤惡當斬汝首定不相赦金師聞已身心戰怖晝夜精勤竭思營造未曾暫起諸餘作意唯作是念我當云何

如王所期嚴具成辦其人乃至嚴具未成中間雖有飲食等事而都不作飲食等想但於金所心心相續思搆變易作莊嚴具何以故彼極愛重自身命故波羅蜜多經卷五百八十

身之內與外夫城骨與墻肉血爲塗嚴爲恐所破壞內身觀章句經令十

脚骨上脛骨接之脛骨上髀骨接之髀骨上脊骨接之脊骨上髑髏接之骨骨相柱危如累卵思惟要畧法

譬如賈客入海採寶垂出大海其船卒壞珍寶失盡而自喜慶舉手而言幾失大寶衆人恠言汝失財物裸形得脫云何喜言幾失大寶答言一切寶中人命第一（大智度論卷十三）

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弘明集牟子理惑論）

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

法苑珠林卷二十三

兀兀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鎩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 法苑珠林卷六十五

養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易頤

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為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故君子觀此頤象以謹慎言語裁節飲食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

口入故於頤養而慎節也周易正義頤

舒慘殊方炎凉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周書王褒傳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列子楊朱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

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呂氏春秋重己

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呂氏春秋貴生

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有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淮南子俶真訓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

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不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滞是故道者亦不死氣春秋繁露解天之道

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蔕如樹根不深則拔蔕不堅則落河上公註老子守道

語曰圖王不成其獘可以霸霸者王之獘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夭王充論衡氣壽篇

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蚕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王充論衡道虚篇

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温肥者早終凉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嵇中散集答難養生論

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為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為

忌崇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崇無所立矣嵇中散集宅無吉凶攝生論

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靡割常利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累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

消者也而陶之為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柞柳速朽者也燔之為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稸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為虛誕謂黄老為妄言不亦惜

哉

抱朴子内篇至理

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宫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

慾所以固血氣抱朴子内篇地真

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火不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抱朴子内篇金丹

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絶之則死又况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抱朴子内篇金丹

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採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於枯瘁者以其根

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浸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摇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抱朴子內篇極言

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抱朴子內篇極言

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兹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抱朴子内篇極言

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為命焉抱朴子内篇對俗

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抱朴子内篇對俗

且夫松栢枝葉與衆木則别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

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抱朴子內篇對俗

金水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鹵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况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已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抱朴子內篇對俗

蚑喈膚則坐不得安蝨羣攻則卧不得安四海之事何祗若是抱朴子內篇論仙

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

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抱朴子外篇仁明

萬人彎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

生能無傷乎劉子清神

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

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矣

郭子註莊養生主

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

服氣養性者法焉李善註文選郭景純遊仙詩

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李善註文選嵇叔夜養生論

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食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黄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文選嵇叔夜養生論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觔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觔而氣不利　意林公孫文子

凡藥上者養命中者養性下者養病　藝文類聚草部藥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埤雅品物門魴

採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頹 初學記道釋部僊

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初學記草部五穀

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伐其本壞其真矣 黄帝素問內經四氣調神大論

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黄帝素問内經逆調論

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斵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本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漬而漉卒風暴

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揺

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黄帝素問靈樞經五變

五穀為剗命之鑿五牙為長生之根也黄帝本行記

泥丸絳宫丹田三一之宅也子勤守之萬毒不傷黄帝本行記

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

如此況人萬物之靈隂符經集註鬼谷子

即口中津液也漱而嚥之則能攻邪破惡徹於骨髓若

麴糵之消米方藥無復能先也道德經註疏卷八

養命養其五臟五臟爲根根固葉自茂矣養形養其五氣五氣爲源源深流自長矣三十六部尊經黄庭經

草木地生去地而死魚鼈水生離水而死人以氣生氣去而死无上内秘藏經顯功德品

八珍促壽五石延生列仙傳

如蠶在繭中混混沌沌故一旦變形易數靈寶自然妙經

動用以太和爲馬通宣以玄寂爲車攝生養性論

身者得道之器也炁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聖母資傳仙道

五穀充肌體而不能益壽百藥療疾延年而不甘口甘口充肌者俗人所珍苦口延年者道士之所寳養性延命錄教誡篇

食穀者智慧聰明食石者肥澤不老食芝者延年不死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養性延命錄教誡篇

人生大期百年為限節護之者可至千歲如膏之用小

尪與大耳（養性延命錄教誡篇）

大計奢懶者壽慳勤者夭放散劬恡之異也田夫壽膏粱夭嗜欲少多之驗也處士少疾遊子多患事務繁簡之殊也故俗人競利道士罕營（養性延命錄教誡篇）

僉自安於蝣晷緬無羨於鵠年（華陽陶隱居集）

上元泥丸者乃精之泉源泥丸不開則精不散而神不離中元絳宮者乃神之舍宇絳宮不動則精不馳而神不疲下元丹田者乃真水之根蒂丹田不振則精不漏

而神不死（金庭無為妙經）

生養之道莫非務本種植之利莫若得地（金庭無為妙經）

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飡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术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高僧傳十二論）

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弘明集鄭道子神不滅論）

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法苑珠林卷四十六）

夫人有四肢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

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竭而為焦故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法苑珠林卷九十五

殊貨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

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亢倉子全道篇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汙哉亢倉子全道篇

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

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

𧹞顏玉理眄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䰠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臛鵝臑熊衆口之所嗛文王嗜菖蒲之葅不易熊肝之味陽春白雪激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槌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欝金玄憺春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

偏也 劉子殊好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糺結猨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䶂六㗛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鼯甘煙走貊美鐵鵾鷄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絶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劉子殊好

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為黑變苦成甘移角成

羽佩猶當薰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劉子殊好

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劉子殊好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鄙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文選蜀都賦

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

豈可同哉 大選曹植與楊德祖書

譬如嬰兒自取屎拃年稍長大捨前所穢更樂餘事年適向老悉捨諸樂以法自樂 修行道地經地品

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爲蚊虻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蹀躞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蚕虻之音也 弘明集駁夷夏論

偶合

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

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淮南子說林訓

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淮南子泰族訓

物故有昧揥而中䱐頭掩目而別白黑者說苑辨物

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

王充論衡偶會篇

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功衆知之中必有與聖人同

呂氏春秋用衆解

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抱朴子內篇至理

不期而悞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郭子註莊徐無鬼

邊陲之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竊盜所得其道何足語哉莊子音義天道

嫫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

會時摇頭而韻曲也　李善註文選陸士衡演連珠

掩目别白黑雖時時一中猶不知天道論陰陽有時誤中耳　意林范子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太平御覽獸部馬五

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冲於天　黄帝素問内經示從容論

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

唱言是蟲解字 元陽妙經卷十

譬如春時風指樹木自然火出 蘇婆呼童子經卷下

猶春鳥囀弄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𧍧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真名實斯濫叠此之謂也 辨正論卷六

喻林卷十四